

澳華新文苑

第1163期

方白對鼠

方白

無聲，對視。

漸漸地，它們的膽子似乎大了，

爬上了我手提電腦的電源。

我靠近它們，它們又躲到行李箱底下。

然後又探頭看著我。時長00:29。

我不想去打擾它們，我聽到父母輕輕的鼾聲。夜已經深了。天亮時，母親會把早飯弄好，然後我會去上課。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池青椽

《平凡的世界》

陳忠實的《白鹿原》……

這些都列在我的閱讀書目中

我要做時間的富翁 精神的富翁

把以前勞作、家務失去的時間領回來

讀書

還是讀書!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由於受限

只得帶一本《善長》

我要去阿勒泰草原

與李娟為鄰 和牧人為伍

向花兒問好 與草兒拉呱

跟天上的白雲賽跑

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

托爾斯泰的《復活》路邊的

昂起驕傲的頭

從無一個詞，頻繁地

於我掌中獲得認同

一種不容衰潰的情懷

亦不可輕易抹殺的渴望

驕傲，如同一面烈烈旌旗

似英勇的戰士將你的笑顏引領眾人

莫要忘却對生活的留戀

或許痛苦曾如惡狼般折磨你的靈魂

黑夜也會以魔鬼般阻斷對黎明的懷想

恰似爐火餘燼中

殘存的幾點星火，仿若希望的火種

但請相信我

特立獨行的執拗

從未停歇輝煌激昂的嗓音

在你獨自前行的途中

請准許我用誠摯的歌聲

如溫暖春風般去贊頌田野與幽谷

讓疲倦的行者卸去失意與憂傷

讓彷徨的路人重拾勇氣與力量

讓迷茫的心重找到方向與光芒

朋友，若覺暖心就舉起杯中的酒

托馬斯詩兩首

溫暖的篝火，似歡快的精靈在風中舞蹈

歲月的羅網在激情中燃燒

昂起你驕傲的頭

在自由的天際下，與白雲暢快交談！

仿佛白雲是你的親密夥伴！

昂起你驕傲的頭

在遼闊的大地上，與風兒盡情嬉戲！

恰恰風兒是你的快樂玩伴！

昂起你驕傲的頭

在璀璨的星空下，與繁星熱情對話！

恰恰繁星是你的知心好友！

一堵厚實的牆

我常湧起這般奇異的渴望

要成為一堵厚實的牆

撐起心儀的房屋，擋著風雨

讓母親靜靜地

坐在暖烘烘的壁爐旁，眯著眼

聽著兒孫們在身旁嘍嘍

漫步夏威夷

田沈生

流失，經濟下滑，明珠失輝，風光不在，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悄悄地被彈丸之國新加坡所取代。

民族獨立，主權回歸與百姓的福祉，究竟孰重孰輕？歷來仁人見智。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夏威夷人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夏威夷占有舉足輕重的一頁。上世紀40年代，世界所關注的不是秀麗的風光，而是它的珍珠港。我注意到來夏威夷的許多美國本土遊客，珍珠港是他們的首選之地。其中一些人每年都要來這裡悼念自己的親人，祭奠為世界和平貢獻出寶貴生命的美軍官兵。人們永遠忘不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戰，悄悄出動了6艘航空母艦，長途跋涉，偷襲珍珠港。短短的30分鐘，300多架飛機輪番轟炸，令疏於防範的美軍損失慘重：被擊沉及重創8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188架飛機被摧毀，2402名官兵喪生，1282人受傷。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直接引發了太平洋戰爭。7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珍珠港已經建成了現代化的戰爭紀念館，以音像，實物，沉海底僅露出煙囪的亞利桑那號戰列艦，以及紀念碑上密密麻麻麻痺陣亡將士的人名，警醒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戰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是死亡，毀滅和無盡的災難。

除了美景與珍珠港，夏威夷在當代美國也曾閃耀過一道石破天驚的光輝。那就是2008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成長、接受中學教育、具有非洲裔血統的民主黨人奧巴馬在國會上莊嚴地宣誓，就任美國第44屆總統。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白種人的總統，也是自《五月花》輪船登陸北美大陸三百多年以來最具震撼的事件。其執政8年，政績姑且不談，僅僅為有色人種入主白宮，奧巴馬已經成為夏威夷島上居民的驕傲，這一點不容置疑。

有意思的是，在夏威夷，人們還在流傳這樣的說法：“小小的夏威夷竟然誕生過兩位美國總統。一位是美國的奧巴馬，另一位是中國的孫中山”。尤其難得的是，兩位總統還曾先後就讀過同一所學校：普納荷學校（PUNAHOU SCHOOL），堪稱忘年校友。由此可見，遠離中國大陸的夏威夷，很早就與華裔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並且為中華民族推翻滿清帝制做出過不朽的貢獻。 (未完)

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南羸爾鑒》藝術展

這是多元文化的盛宴，藝術家們的新篇章。

湖波鶴鷗舞灘沙，水鳥低飛戲綠荷。

畫廊色彩如雲柳，筆墨色塊揚華家。

6月29日下午兩點，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舉辦的《南羸爾鑒》藝術展在Chatswood中華文化中心開幕。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藝術展，彙聚眾多知名藝術家的佳作，涵蓋國畫、書法、油畫、丙烯、水彩、剪紙等多種藝術形式，為觀眾帶來一場視覺與藝術的盛宴。

此次藝術展的意義重大，不僅展示了澳洲多元文化的魅力，也促進藝術家們的創作熱情。首先，藝術展為社會搭建一個交流的平台。在這次展覽中，藝術家們通過作品展示自己的才華，同時也欣賞到了其他藝術家的創作，這無疑為藝術家們提供一個互相學習、互相借鑒的機會。

其次，藝術展對於提高藝術家們的創作水平起到重要的作用。總的來說，《南羸爾鑒》藝術展是一次成功的藝術盛宴，它不僅展示了澳洲多元文化的魅力，也促進藝術家們的創作熱情。我們期待著藝術家們在未來的創作中能夠繼續發揚光大，為澳洲多元文化的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澳洲中國文化藝術研究院供稿。）

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興懷

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卻不見蹤影。

吳書記認稱這些紅色經典是“全中國最愛讀”的作品。他強調，“講好黨的故事”是中國新文學的神聖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呼喚，表現出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賀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深刻揭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老舍的《龍鬚溝》通過龍鬚溝的古今對比，表達了對新中國的無比熱愛；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全景展現黨建立紅色政權、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征伐和革命戰爭的恢宏歷史。在百年名家作品裡有揭露社會黑暗的，包括魯迅、林語堂、沈從文等，但他們揭露的是“舊社會”，這就有“本質的不同”。總之，吳書記要求文藝要在黨領導下樹立明確的服務方向。

兩天之後，6月24日，《光明日報》接著發表《文藝報》總編編馮鷹的大作《讓人們重回百年文學現場——寫在“紅色經典初版影印文庫”出版之際》，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紅色作家和作品，莫言當然也榜上無名。

幾乎同時，央視發表兩篇重磅文章，是給中國以及世界一個明確的告示。在他們看來，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國，“詆毀”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作品，都缺少紅色基因，都違背他們所說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棄，最終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們這個評定標準清楚宣示，只有歌頌中共極權的作品方有紅色基因，才能成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沒有一部是歌頌所謂“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幾乎都在揭露社會的“黑暗”，這當然不符合中共極權統治的需要與其文藝評判的標準，自然無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認同。就這樣，一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國百年名家”之列！

當然，站在中共當局立場，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無比正確的。（未完）

这个时代的文人，如果还能做到岁月静好，浅吟低唱，甚至赞美和歌颂，良心基本上已经喂狗了。

——莫言

莫言漫畫和他的語錄

去年母親過世後，老宅就空無一人。

村頭柳梢的晚霞，消逝去的是我年少滋味，寂寞孤空的老宅，漸遠的是父母呼喚。

躺在略帶霉味的床上，聽到窸窸窣窣的聲音。開燈，兩隻姆指大小的小鼠。它們看著我，眼睛中帶有恐懼。

一片靜默。

下床，它們躲到了行李箱底下，上床，它們又悄悄地探出了小小的腦袋。

索性，抱著膝蓋坐著。

開始是新柳，偶然是一兩株粉嫩的山桃，也有一簇一簇的黃得耀眼的連翹。接著是河汊與平境一樣的水面。岸上的成排的高大或短小的柳樹，都有了連體的倒影。如是一幅一幅的風景畫就在眼前了。灰色的天空並不是攝影師拍攝的最佳選擇。誰又知道將與一場春雨不期而遇。往前走，就遇著了。

春雨似油，珍貴無比，而這場雨，更像是上天灑下的甘霖。這麼一場春雨，需要醞釀多長時間，需要儲備多長時間，才有這麼久的激情，這麼多的甘霖去滋潤這片干涸的土地，去激發久居鬧市的詩人們在平淡無奇的日子裡帶給他們些新的靈感……

午後，雨絲如縷，仿佛細密的珠簾，輕輕地撫摸著大地。雨絲漸密，如針尖般閃爍，交織成一幅如煙似霧的序幕。轉瞬間，雨勢如注，如瓢潑之勢，傾瀉而下……這是我記憶中春日裡最大的一場春雨。我與朝東在雨中漫步，拍照談笑，任由雨水將我們打濕，心情卻格外愉悅。

一場春雨，一段旅程，一幅寧靜而美好的畫卷。雨滴在水面跳躍，濺起圈圈漣漪，猶如年輪在時光中流轉。高大的新橋橫跨兩岸，雙塔隱在遠處的柳林處，近處的古老河岸記載著歷史的變遷。垂柳依依而舞，恰似翠綠的發絲，在雨中搖曳生姿。野鴨與白鷺相向而去，可以飛，可以游，可以自由地戲水。遠處的青山，被雨霧溫柔地擁抱著，若隱若現，仿佛是繚繞的仙境。

大運河源頭的水在春雨的滋潤下，流淌得更加歡快。

我輕輕地靠近小鼠，它們居然不再躲閃，眼睛亮晶晶。一會兒，它們趴在電源上開始睡覺。時長00:21。

關燈。

能聽到時間滴答滴答，仿佛是我的童年，在這個暗黑的、奇異的空間流淌……

東方放白，兩隻小鼠依偎著，睡得極香。

我突然有點恍惚，莊周夢蝶，方白對鼠。不知鼠是回到童年的方白，還是方白是倦於漂泊的鼠？

河水清澈如琉璃，魚兒在水中嬉戲，仿佛在跳躍的音符間盡情歡唱。只是河面上沒有了當年的運河碼頭那艘的帆船。這運河的源頭有多少船只悠悠駛過，船夫奮力槳，留下一道道如詩如畫的水痕……是否，當年的那場春雨中，在此地船只與春雨相遇，煙雨中成了歷史，成了遙不可及的過往雲煙。

春雨中的萬物，都宛如詩中的意像，充滿了韻味。它們在雨中展現出盎然的生機與魅力，讓人如痴如醉，流連忘返。我靜靜地聆聽著雨滴的吟唱，感受著大自然的魔力，仿佛與大運河源頭的湖光山色融為一體。

如果不是這麼一場春雨，也不會有這春雨相關的詩文。它如同精靈在大地上翩翩起舞，輕盈地彈奏出悠揚的旋律。它飄飄灑灑如此暢快淋漓地把大地上的一切清洗了一遍，那些剛萌芽的新柳，那些剛開放的山桃花初打落了一地，那小山上樹木，那河邊的小橋，通往神泉神寺的台階，寺廟裡的建築以及建築頂上的灰瓦瓦片，都在接受這場春雨的洗禮。我們冒雨前行，毫無遮擋，拾階而上，穿過禪寺，又出門上了寺後的小山，穿過幾株被雨打落一地的山桃，在飄飄灑灑的雨中，與白浮泉遺址浪漫相遇。

這場春雨，讓我領略到了大運河源頭的寧靜和美好。它不僅滋潤了大地，更滋養了我的心靈。在這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我們需要這樣一場雨，讓我們放慢匆忙的腳步，去品味生活中的寧靜與美好。讓我們珍惜每一場雨，每一個瞬間，用心聆聽大自然的和聲，用愛描繪生命的絢麗畫卷。

鑽石永流傳，哪怕被偷了

千波

我的忘年交加蘭園蜜窩喜歡鑽石，當然她喜歡一切老牌奢侈品，有著全套的路易威登真皮包金屬扣的行李箱。這些東西又大又重又不方便，真旅行是不帶著的，只擺放在家裡，當裝飾品供著觀賞。

她日常戴的鑽石有幾件，左耳一個心形鑽石耳環；右耳一個圓形鑽石耳環，據說各二點五克拉，還有一個長方形大鑽石戒指，像塊小麻將牌一樣，又大又重又閃，我忘了幾個克拉。反正都是黛自己淨自己買的，愛怎麼折騰就怎麼折騰吧。

自從打黨退休後搬去塔斯馬尼亞島，又加上疫情，我們這些年很少有機會見面了。有時她住在“悉尼曼哈頓”區的高層公寓，這時候我們可以約了去伊麗莎白灣的碼頭咖啡館午飯一下。

於是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仲夏天，我們又在風景如畫的碼頭重聚了。聊天當然涵蓋了身邊朋友的奇聞逸事、最新消息，說著說著就說起了她的鑽石耳環，我注意到了她的麻將牌戒指還在手上，但是鑽石耳環們卻都不在耳朵上了。

唉！黛一聲長嘆，戴了一輩子的心形鑽石在在疫情中丟在飛機上了！原來她坐飛機摘口罩的時候，不小心把耳環掛飛了，當時不知道，事後沒地方找去了。

嗯，誰揀到二點五克拉，希望他懂行識貨吧。我附和。那圓形鑽石呢？

我把她送去珠寶師那裡去做定期保養，現在白金托兒和扣子有點鬆垮了。不過，珠寶師告訴我，你這鑽石是偷來的！

什麼？！這鑽石不是你在大拍賣行買來的嗎？

就是呀。珠寶師把鑽石從白金托上卸下來清潔，發現鑽石上的“身份證號碼”——一串數字給人故意磨糊掉了，所以是偷來的！借助拍賣行拍出去，又洗白了！

哦買糕的，還有這種事兒。

當然啦，有時候還能拍出特高價呢！

那你怎麼辦？

修好了接著戴唄！鑽石永流傳哪！我又找珠寶師訂了一個心形鑽石取代那枚飛機上掉了的耳環。這樣，我帶你一起去看看珠寶店和珠寶師，很有意思的。

於是我倆又移師“悉尼曼哈頓”區的珠寶店。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踏入一家專門的珠寶店。

珠寶店很大很高冷，珠寶師是個渾身鑽石閃閃發光的漂亮女人，穿著一條香奈爾雙C花紋牛仔褲和一件緊身黑色針織衫，妝容精緻，如所有這類女人一樣，充滿了故事和神祕，卻讓人看不出來年紀。

黛向珠寶師隆重介紹了我，於是珠寶師端出一個大絲絨盤子，上面有鑽石的蝴蝶胸針，還有各式各樣的鑽石戒指，讓我也試戴一下。

我摸了摸自己耳朵上十塊錢一副的“時裝耳環”，倒吸一口氣，看著這些閃瞎人眼的東西，不知如何是好。

我的手指太小太細，而且因為在餐飲行業幹活，也從來不塗指甲油，跟這些華貴閃亮的鑽石實在不匹配。而黛還在談笑風生、揮灑自如中。正在不知所措間，店裡來了一個年輕女客人，沒有預約但是找珠寶師有點事情。於是我倆就被“解放”了。

走出珠寶店，我大鬆一口氣。姐姐，鑽石永流傳，一點不假，可我更喜歡美食，吃進肚子裡，好吧？

和白雲一樣可愛的羊群
一起出入欄柵
清晨
有滴水泉為我叮嚀作樂
黃昏
有晚霞為我染裝演出

我會
天撒下一把谷物
讓小鳥們在我的帳篷前歡呼雀躍
我會
小心翼翼為馬兒、鹿兒包紮
當它們受傷淌血時
我更會
給凌亂草場的哈薩克牧人送去溫暖
在雷電交加、風雨肆虐的夜晚

當我回來時
要寫一篇浪長浪長的長篇
一本浪厚浪厚的書，書名，嘿……叫做
《與草原做朋友》！
(2024年6月5日寫就於悉尼市寓所)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池青椽

《平凡的世界》

陳忠實的《白鹿原》……

這些都列在我的閱讀書目中

我要做時間的富翁 精神的富翁

把以前勞作、家務失去的時間領回來

讀書

還是讀書!

如果有一天我去遠方

由於受限

只得帶一本《善長》

我要去阿勒泰草原

與李娟為鄰 和牧人為伍

向花兒問好 與草兒拉呱

跟天上的白雲賽跑

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談》

托爾斯泰的《復活》路邊的

昂起驕傲的頭

從無一個詞，頻繁地

於我掌中獲得認同

一種不容衰潰的情懷

亦不可輕易抹殺的渴望

驕傲，如同一面烈烈旌旗

似英勇的戰士將你的笑顏引領眾人

莫要忘却對生活的留戀

或許痛苦曾如惡狼般折磨你的靈魂

黑夜也會以魔鬼般阻斷對黎明的懷想

恰似爐火餘燼中

殘存的幾點星火，仿若希望的火種

但請相信我

特立獨行的執拗

從未停歇輝煌激昂的嗓音

在你獨自前行的途中

請准許我用誠摯的歌聲

如溫暖春風般去贊頌田野與幽谷

讓疲倦的行者卸去失意與憂傷

讓彷徨的路人重拾勇氣與力量

讓迷茫的心重找到方向與光芒

朋友，若覺暖心就舉起杯中的酒

漫步夏威夷

田沈生

流失，經濟下滑，明珠失輝，風光不在，金融中心的地位已經悄悄地被彈丸之國新加坡所取代。

民族獨立，主權回歸與百姓的福祉，究竟孰重孰輕？歷來仁人見智。在二者不可兼得的情況下，夏威夷人民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在現代世界歷史上，夏威夷占有舉足輕重的一頁。上世紀40年代，世界所關注的不是秀麗的風光，而是它的珍珠港。我注意到來夏威夷的許多美國本土遊客，珍珠港是他們的首選之地。其中一些人每年都要來這裡悼念自己的親人，祭奠為世界和平貢獻出寶貴生命的美軍官兵。人們永遠忘不了，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戰，悄悄出動了6艘航空母艦，長途跋涉，偷襲珍珠港。短短的30分鐘，300多架飛機輪番轟炸，令疏於防範的美軍損失慘重：被擊沉及重創8艘戰列艦，3艘巡洋艦，3艘驅逐艦，188架飛機被摧毀，2402名官兵喪生，1282人受傷。震驚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直接引發了太平洋戰爭。70多年過去了，如今的珍珠港已經建成了現代化的戰爭紀念館，以音像，實物，沉海底僅露出煙囪的亞利桑那號戰列艦，以及紀念碑上密密麻麻麻痺陣亡將士的人名，警醒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戰爭給人類社會帶來的是死亡，毀滅和無盡的災難。

除了美景與珍珠港，夏威夷在當代美國也曾閃耀過一道石破天驚的光輝。那就是2008年11月4日，在夏威夷出生、成長、接受中學教育、具有非洲裔血統的民主黨人奧巴馬在國會上莊嚴地宣誓，就任美國第44屆總統。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非白種人的總統，也是自《五月花》輪船登陸北美大陸三百多年以來最具震撼的事件。其執政8年，政績姑且不談，僅僅為有色人種入主白宮，奧巴馬已經成為夏威夷島上居民的驕傲，這一點不容置疑。

有意思的是，在夏威夷，人們還在流傳這樣的說法：“小小的夏威夷竟然誕生過兩位美國總統。一位是美國的奧巴馬，另一位是中國的孫中山”。尤其難得的是，兩位總統還曾先後就讀過同一所學校：普納荷學校（PUNAHOU SCHOOL），堪稱忘年校友。由此可見，遠離中國大陸的夏威夷，很早就與華裔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並且為中華民族推翻滿清帝制做出過不朽的貢獻。 (未完)

莫言論爭之我見

何興懷

原》等，但莫言和他的作品卻不見蹤影。

吳書記認稱這些紅色經典是“全中國最愛讀”的作品。他強調，“講好黨的故事”是中國新文學的神聖使命。比如郭沫若的《女神》最早表達了對共產主義的呼喚，表現出摧毀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革命精神；賀敬之、丁毅執筆的《白毛女》深刻揭示“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的主題；老舍的《龍鬚溝》通過龍鬚溝的古今對比，表達了對新中國的無比熱愛；金一南的《苦難輝煌》全景展現黨建立紅色政權、領導人民進行偉大征伐和革命戰爭的恢宏歷史。在百年名家作品裡有揭露社會黑暗的，包括魯迅、林語堂、沈從文等，但他們揭露的是“舊社會”，這就有“本質的不同”。總之，吳書記要求文藝要在黨領導下樹立明確的服務方向。

兩天之後，6月24日，《光明日報》接著發表《文藝報》總編編馮鷹的大作《讓人們重回百年文學現場——寫在“紅色經典初版影印文庫”出版之際》，梁文也列出了大量紅色作家和作品，莫言當然也榜上無名。

幾乎同時，央視發表兩篇重磅文章，是給中國以及世界一個明確的告示。在他們看來，凡是“抹黑”中共治下的中國，“詆毀”黨領導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作品，都缺少紅色基因，都違背他們所說的“主流民意”，必然被唾棄，最終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他們這個評定標準清楚宣示，只有歌頌中共極權的作品方有紅色基因，才能成為名家名作。而莫言作品沒有一部是歌頌所謂“社會主義新生活”的，幾乎都在揭露社會的“黑暗”，這當然不符合中共極權統治的需要與其文藝評判的標準，自然無法得到中共官方的認同。就這樣，一個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便被踢出“中國百年名家”之列！

當然，站在中共當局立場，莫言和他的作品被否定，是無比正確的。（未完）

莫言漫畫和他的語錄

去年母親過世後，老宅就空無一人。

村頭柳梢的晚霞，消逝去的是我年少滋味，寂寞孤空的老宅，漸遠的是父母呼喚。

躺在略帶霉味的床上，聽到窸窸窣窣的聲音。開燈，兩隻姆指大小的小鼠。它們看著我，眼睛中帶有恐懼。

一片靜默。

下床，它們躲到了行李箱底下，上床，它們又悄悄地探出了小小的腦袋。

索性，抱著膝蓋坐著。

開始是新柳，偶然是一兩株粉嫩的山桃，也有一簇一簇的黃得耀眼的連翹。接著是河汊與平境一樣的水面。岸上的成排的高大或短小的柳樹，都有了連體的倒影。如是一幅一幅的風景畫就在眼前了。灰色的天空並不是攝影師拍攝的最佳選擇。誰又知道將與一場春雨不期而遇。往前走，就遇著了。

春雨似油，珍貴無比，而這場雨，更像是上天灑下的甘霖。這麼一場春雨，需要醞釀多長時間，需要儲備多長時間，才有這麼久的激情，這麼多的甘霖去滋潤這片干涸的土地，去激發久居鬧市的詩人們在平淡無奇的日子裡帶給他們些新的靈感……

午後，雨絲如縷，仿佛細密的珠簾，輕輕地撫摸著大地。雨絲漸密，如針尖般閃爍，交織成一幅如煙似霧的序幕。轉瞬間，雨勢如注，如瓢潑之勢，傾瀉而下……這是我記憶中春日裡最大的一場春雨。我與朝東在雨中漫步，拍照談笑，任由雨水將我們打濕，心情卻格外愉悅。

一場春雨，一段旅程，一幅寧靜而美好的畫卷。雨滴在水面跳躍，濺起圈圈漣漪，猶如年輪在時光中流轉。高大的新橋橫跨兩岸，雙塔隱在遠處的柳林處，近處的古老河岸記載著歷史的變遷。垂柳依依而舞，恰似翠綠的發絲，在雨中搖曳生姿。野鴨與白鷺相向而去，可以飛，可以游，可以自由地戲水。遠處的青山，被雨霧溫柔地擁抱著，若隱若現，仿佛是繚繞的仙境。

大運河源頭的水在春雨的滋潤下，流淌得更加歡快。

我輕輕地靠近小鼠，它們居然不再躲閃，眼睛亮晶晶。一會兒，它們趴在電源上開始睡覺。時長00:21。

關燈。

能聽到時間滴答滴答，仿佛是我的童年，在這個暗黑的、奇異的空間流淌……

東方放白，兩隻小鼠依偎著，睡得極香。

我突然有點恍惚，莊周夢蝶，方白對鼠。不知鼠是回到童年的方白，還是方白是倦於漂泊的鼠？

河水清澈如琉璃，魚兒在水中嬉戲，仿佛在跳躍的音符間盡情歡唱。只是河面上沒有了當年的運河碼頭那艘的帆船。這運河的源頭有多少船只悠悠駛過，船夫奮力槳，留下一道道如詩如畫的水痕……是否，當年的那場春雨中，在此地船只與春雨相遇，煙雨中成了歷史，成了遙不可及的過往雲煙。

春雨中的萬物，都宛如詩中的意像，充滿了韻味。它們在雨中展現出盎然的生機與魅力，讓人如痴如醉，流連忘返。我靜靜地聆聽著雨滴的吟唱，感受著大自然的魔力，仿佛與大運河源頭的湖光山色融為一體。

如果不是這麼一場春雨，也不會有這春雨相關的詩文。它如同精靈在大地上翩翩起舞，輕盈地彈奏出悠揚的旋律。它飄飄灑灑如此暢快淋漓地把大地上的一切清洗了一遍，那些剛萌芽的新柳，那些剛開放的山桃花初打落了一地，那小山上樹木，那河邊的小橋，通往神泉神寺的台階，寺廟裡的建築以及建築頂上的灰瓦瓦片，都在接受這場春雨的洗禮。我們冒雨前行，毫無遮擋，拾階而上，穿過禪寺，又出門上了寺後的小山，穿過幾株被雨打落一地的山桃，在飄飄灑灑的雨中，與白浮泉遺址浪漫相遇。

這場春雨，讓我領略到了大運河源頭的寧靜和美好。它不僅滋潤了大地，更滋養了我的心靈。在這紛繁複雜的世界裡，我們需要這樣一場雨，讓我們放慢匆忙的腳步，去品味生活中的寧靜與美好。讓我們珍惜每一場雨，每一個瞬間，用心聆聽大自然的和聲，用愛描繪生命的絢麗畫卷。